

重論文齋筆錄

重論文齋筆錄卷七

蕭山王端履輯

先南陔師撰傅毅菴中翰家傳字字真摯無諛辭無
愧辭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也亟錄於左而以

履所知者附注其一二焉 傅中翰諱淦字毅齋

案中翰又號篁山 蕭山橫山里人也父縣學生震南先生博

學多聞有聲庠序叔父駙川先生無嗣中翰後之幼

孤依伯兄兩山以居且受學焉

端履案兩山先生湛深經術作為文章亦醇亦肆後患痰疾屬其生徒於先 性穎悟日誦數

千言習科舉業年十七補諸生參試高等遂食餼王

文端公朱文正公先後賞其儁才

端履案先師與中翰俱以月課卷受

知朱文正公是時尚分經專習師習書經題爲汝劫
甚殷獻臣一節中翰習禮記題爲有大宗而無小宗
者四句先師廣正樓試卷
中未梓經藝故附識之許以必成大器其文章不

苟同於流俗每操觚必默而深思電入雷出鬱爲沈
博絕麗之文朱文正公手批其試卷云戛戛獨造筆
意大類倪鴻寶其思力精銳可知矣兩山之教中翰
窮微極幽歐心血殆盡適得病家無儋石儲中翰扶
持抑搔一夕或十餘起延高手醫市珍藥雖屢空不
恤論者多兩山之宜兄而賢中翰之難弟也無何家
人衣食益不充中翰又不善治生惟以勤儉自持或

省齋館穀用之而益專心於學乾隆五十有四年

萬壽恩科主司寶東皋先生得中翰卷奇之拔爲魁

端履案題係君子矜而不爭一節優優大哉一節則有慶二向詩視履考祥得祥字三躡禮闈

六十年會試榜後帝簡大臣搜閱遺卷得三人中

翰與焉特

旨授內閣中書誠異數也

端履案是科總裁爲諸城

寶公光祿滿洲瑚公圖禮武進劉公躍雲第一名王

以鐸歸安人第二名王以銜歸安人係同胞兄弟

高廟疑其有私將總裁降調有差而命嚴行覆試

並恐有屈抑別簡大臣將落卷悉心覆勘大臣以

中翰及天津徐炳山西李端三卷進呈俱命授

內閣中書後徐官至某省藩司李成嘉慶己未科進

士入嘉慶二年選入軍機行走充方畧館纂脩文

淵閣校理時文端文正兩公相繼入相劉文清公董

重論文齋筆錄

卷七

二

文恭公汲引皆恐後

端履案中翰久館董文恭公久
邸授公子淳書兼司筆墨

久

之聲名大著中翰澹泊自如外和而內介俸入不敷
出敝車羸馬居然晏子之風從不以私干人人亦無
敢干以私者世競稱中翰學識精敏事情通達鮮知
其操守之嚴內行之篤有如此惜乎天不假年而未
竟其用也中翰生於乾隆三十有一年某月某日以
嘉慶六年七月某日卒於京年僅三十有六子一箋
道光辛巳科舉人

端履案現官
天台訓導

醇謹好學能世其家

論曰中翰天才英敏生於累葉儒素之家方其帶經
隴畝襍穡耰鉏爲伍苟非遭逢 盛朝烏在其能致

此清顯乎顧紹蘭之獲交中翰也自乾隆壬寅始時

韓城相國科試蕭山同入學官甚相歡久相敬交相

勗也端履案是科題爲今惡辱而居不仁詩題載酒

嘗謂端履曰余與箕山聯號以其年幼未之奇也適

詩題闕下合號大譁以爲揚字必揚字之誤余心竊

笑之然祕不告人也迨騰真畢彼此互相校閱見箕山卷竟押揚字大驚異遂訂交焉當是時

各不知天壤間有飢飽事遑計米鹽瑣屑者爲哉過

此以往或先就公車或忝竊一第或趨陪樞密之班

或鞅掌風塵之吏此其間蓋各有天焉讀仲任逢遇

祿命諸篇不其然與迄於嘉慶庚申紹蘭以閩縣知

縣蒙 恩召入都中翰退直之暇偶相過訪慰勞平

生致足樂也匆匆還聞握手而別方以彼此皆壯歲
良會且長乃辰巳之夢甫起而庚子之日已斜悲夫
逐貧之賦難工養生之論已拙長愁善病不樂損年
自古已然豈惟中翰所不解者天既畀其材與時何
獨靳其境與壽豈蒼蒼者誠難測將所謂是有命焉
不可彊而致耶抑所謂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耶吾將
於篋也卜之矣

論語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冕魯論作統古

作弁

釋文引鄭注魯讀弁爲統今從古

錢曉徵少詹

大昕

謂統卽免

字齊衰服之重者免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

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纒言之序也又云古
作弁者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經服此以弁衣裳與齊
衰同言意者其弁經乎端履案鄉黨篇見齊衰者雖

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與下凶服者式

之式負版者連文皆主有喪者而言儀禮喪服負版出於適寸鄭注

負在背上者也鄉黨篇負版係凶服之後當以喪服為正孔鄭注論語皆以版為邦國圖籍失其義矣

冕與瞽者對文所謂瞽者蓋指哀毀滅性而喪明者

非泛謂無目之人也檀弓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之

正雖褻必以貌之義子夏因哭子喪明故曾子以為罪若執親之喪而泣血喪明是

當在哀矜之列矣鄉黨言齊衰言纒言瞽又言凶服言負版

然則所謂凶服者其指斬衰言之歟

負版與凶服異文喪服但言負廣出於適寸不言施於何服據上云凡衰又云若齊裳內衰外鄭注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下又云適博四寸出于衰衰長六寸博四寸鄭注前有衰後有負版似五服皆有衰有負版傳無明文亦未敢遽定專言負版者據後可以統前也然則凶服指斬衰明矣言凶服言負版猶上言齊衰言緇也敖繼公據鄭注孝子衰戚無所不在謂負版惟孝子乃有之然鄭注總包衰與負版辟領而言不專指負版也

嘉慶甲子先君主講杭州紫陽書院

端履

隨侍讀書

且應鄉試中秋後一夕三場竣事月明如晝因借楊

書巢

秉初

汪選樓

家禱

汪虞樽

應泰

高小農

應松

○小農後

屢易其名迄無一定今從在院之名書之信步吳山遂登大觀臺時桂香

零露蟲聲滿山憑眺移時見壁間隱隱有題字以火

來照乃七律二首因錄之以歸云乍上層臺百尺高

風飄黃葉樹蕭騷漫憑一將成孤注只恐千金失孟

勞原注時蔡牽尚未就擒海氛連年不靖李提督長庚往來攻擊賊中

語王導定能揮羽扇盧循聞說畏秋濤文場鏖戰書

生事得失誰云券可操木芙蓉放滿汀洲斜日帆檣

起暮愁捲地風雲驚海若從天鐘鼓下瀛洲

原注時提督軍

務者爲阮芸臺中丞由翰林出身

于時羣擅無雙譽投袂知誰第一

流搖落我同楓葉冷蕭蕭白髮最悲秋

詩云文戰想是應試士子

云白髮想已年老矣

會稽吳梅梁侍郎

傑

少有終軍之目嘉慶丁巳以詩

賦受知阮相國師年才十二齡耳年十七拔萃成均

一時聲譽雀起孫淵如觀察

星衍○時掌教叢山

王蘭泉司寇

稔○時掌教數文

皆歎爲後來之秀時袁柏田

秉直

觀察杭

州以女孫妻之嗣後苦被飢驅奔馳南北者十有餘年至甲戌始成進士入詞館兩主江西陝甘試事一爲四川學政一充會試總裁以御史授巡道陞任臬

司入爲順天府尹洵擢侍郎卒於位年未五十也嗚呼天道難知人生不再舊時著述盡飽蠹魚老友僅存緬懷宿艸今得其遺詩二首亟錄存之 越海風潮秋波不合積飛雪怪底黿鼉眼前掣一線潮來天地青奔騰獨駕東風烈排山倒海雪花吐海若前驅馮夷舞聲搖赭嶺翻雲車勢汨龕山撞雷鼓素車白馬恨空吞錢塘折向蕭山奔控弩將軍不敢發掣鯨學士驚詩魂桐廬江上銷風雨輕帆平處痕如縷飛濤雄壯能幾時何事怒心亘千古君不見銀河之水靜無波洗盡兵甲滋嘉禾 登臥龍山望會稽禹陵

臥龍不化梅梁飛玲瓏佳氣騰翠微風雲萬里護名
鎮百神朝罷迴靈旗蒼松翠柏儼成列玉書金簡精
光結宛委山頭雷雨開窆碑亭下龍蛇掣岫巉石氣
涵餘青玉帛千重會大廷回首蓬萊舊城闕鷓鴣啼
破雲冥冥越王宮殿銷歌舞衰草荒煙自終古琅琊
北徙爭中原一朝金玉藏黃土豈如不封不樹明德
馨馭下九龍臥風雨

端履

案浙江素無鷓鴣古人詩鷓鴣飛上越王臺

蓋指嶺南趙佗之越王臺而言非謂勾踐之越王
臺也詩人沿訛已久習焉不察故特正之

某公撰
吾邑越

王城寺楹聯云：沼吳業廢錦衣化，滿殿飛鴉壁壘銷。沈始知卓錫拈花法，緣無量選佛場。開香鉢貯雨湖烟水，人天歡喜翻覺臥薪嘗膽。頰憐何爲飛鴉二字，亦屬誤用。

梅梁西湖雜詠詩有金碧樓臺無限好，何人看到夕陽時。一時傳誦先君聞之歎曰：詩則佳矣，梅梁其不壽乎？古人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猶譏其未免有老景頹唐之態。況未看到耶？後梅梁知遇兩朝宣猷中外，先君竊冀前言之不驗而不知言爲心聲。固自有不可逃者在也。是時先君已棄養久矣，迴憶曩訓，不覺悲從中來也。

印泥古無詠之者，石門方鐵珊

廷瑚。嘉慶辛未進士官直隸平谷縣知

縣鐵珊為蘭坻先生薰詰嗣先生工繪事山水與錢
唐奚鐵生齊名至其設色花卉秀麗絕倫尤為世所

貴五排一篇細膩熨貼體會微不至真工於咏物者吞
篆曾符夢研朱別有才芝泥傳雅製桃印妙新裁勾
漏分仙藥醒醐潤薄胎佳名徵火齊細質碾冰臺翡翠
翠奩應貯蟾蜍滴許陪黃麻揮草後丹詔出花來字
字榮先發重重護未開軟疑堆靺鞨豔轉奪玫瑰餘
事韜斑管叢編展玉杯紅雲霏四面錦字漫周回半
角痕初淡中央色豈摧直將珊作骨甯比蠟成灰畫
古仍留押書成莫漫催赤心千里共紫氣一丸該迹
肯符鴻爪香猶壓麝煤定教薇省客把玩重徘徊時

同作者爲會稽顧鄭香

廷綸○嘉慶戊午優貢後官天台學訓導

詩亦佳

而起聯尤爲超脫絳雲消不盡一朶縮細牀結體冰
臺淨甄陶石髓良鍊猶金出冶珍藉玉留章芝檢探
奇字花菱釀異香如膏蒸紫蕙和露膩紅薺凍捏玻
璃色凝成琥珀光紋添蝸雨細牋押薛濤方已壽延
科篆平安記吉羊珊瑚裁作骨玳瑁綴爲裝五鳳曾
摹漢神龍或志唐龜趺微礙綠鵲紐漫添黃寶以紗
籠護鈴應玉局防丹心通叩叩赤柬誦琅琅丸似封
函谷文疑造未央圖書三殿古姓氏一編芳落紙珠
飛屑開孟錦貯囊豔非資韎韐青亦削篋幣賦有金

門獻名從汗簡望銀符輝列綬粉本署諸郎合是中

書伍長依萃室傍

嘉慶甲子端履與鎮海鄔尚齋學同以優行貢入成

均同榜者為仁和周青上雲熾歸安趙雨樓光祿○

慶戊辰科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敬館改主事鄞縣張記水慧○後官青田縣學訓導麗

水董一山迪○後官寧波府某縣凡六人端履忝以

一日寸長受知學使文遠皋師原名與御名下一

正紅旗籍乾隆甲辰進士官吏部侍郎字同因改名幹滿洲屢起屢蹶後為駐藏大臣歿於任所得附青雲之

末顧諸君子皆以文顯而尚齋獨以行著其樂善好

施非為名亦非為利直以為人生當如是耳緣是盡

喪其貲鬱鬱不得志而歿先君哀之爲銘其墓敬錄
於左 嘉慶十三年浙江巡撫侍郎清安泰公以鎮
海鄔君創造靈山書院事疏聞下吏部議畧言君爲
國家廣教化美風俗資不及中人覈所興作費錢三
千一百一十二萬有奇宜 賜階府同知用介賚志
仁勇義之士 俞旨報可君感激涕零深以 褒錫
逾分實不副名爲懼手疏規條刊板爲書俾後有所
遵守某名而序之所謂敦善錄者也復以次推廣措
置其所未詳備者晝夜思維心力耗竭越三年而君
死矣靈山書院者在君所居靈巖鄉當中經河入海

慮累石爲岸醜流爲渠作堂於南奉文昌焉少東傑閣三重像奎宿焉西南爲節孝義院鄉之貞婦祀焉其存者覈實而衣食之厥田五十畝義學在西廡寡婦之子不能就傳者學焉東脩之田十有二畝入西爲廣濟義院鄉之無主後者享焉東則學舍三十六楹中爲講堂諸生所肄業也脯膳之田六十畝其後爲宗廟君祖若考栗主妥焉歸善於親也河之北石浮屠三以歲時收遺骼辨男女而叢掩之經費之田八畝皆君出私財所營構鎮海由是稱君鄔善人矣同里胡鑑曰君善行不止此鑑所知者君族父昌隆

死妻王守節撫子娶婦張而子又死君陳大義諭張
且饋之粟俾安於室王死爲之請 旌宗人茂才死
妻張少而貧有以他適勸者張抱孤泣告君君廩之
十五年祖佑少喪父母不得食且死君長育而婚之
明昶少孤依叔居比長析產久矣叔死負百金索償
於昶將貨其居母老不忍去君爲理逋責籌生計以
養其母汪孝昌聘君族女不能娶寄養女父母家女
父母別受聘悔汪婚君還後聘者金迎女居已家長
而歸汪其他周急拯危未嘗告人身受者或終不知
君所爲也君誠樸少文采言訥訥不給於口內沈毅

有識斷聞善必爲爲必果不近名不望報盡已而不責於人推其心得同志之士飲而比之可使由縣而府徧於澗河以東孤寡窮獨無不得其所者書院之建惠僅一鄉非意所滿慊荷被寵命志願益大毀其家而恐不贍至徇之以身故夫寵嘉榮顯人之所喜君之所懼也經畫勞悴人之所苦君之所樂也然君窮陬下士好行其德大吏揚之天子賞之士君子歌誦而稱道之天下之爲善者可以興矣君諱舜字商珍號尚齋嘉慶甲子優貢生議敘府同知銜先世遷自奉化曾祖維城寧波府學生祖大寶國子監

生以君請 賜贈奉政大夫父熊國子監生 誥贈

奉政大夫曾祖母某氏祖母某氏 賜贈宜人母某

氏 贈宜人君生於乾隆乙亥二月初二日卒於嘉

慶壬申七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娶同邑胡氏

有賢行先一年卒子二鐔國子監生鏗先卒女二孫

男三君歿之明年某月某日鐔卜葬君於某山之原

以胡宜人耐先期胡鑑偕君兒子鏡來蕭山奉狀請

銘案君階五品法得立碑謹據敦善錄及鑑所爲狀

件繫君行誼表揭於阡辭繁不殺冀闡著盛德益明

朝廷章善之意銘曰烝民之生攸好懿德有能有爲

羞行昌國爵福之錫訓行保極匪惟好之實允蹈之
夙夜匪懈存則操之陰行之德惟神勞之志在美報
必怠於施進銳之力其繼易衰德輶如毛能舉者誰
恂恂鄔君厚重少文庸行之謹篤志不紛非聞之求
惟善是勤爰建書院靈巖之鄉傑閣峩峩學舍將將
春誦夏絃栽育秀良旁作義院厥祀貞婦恤緯之裔
繼粟以守塾訓其蒙俾見爲友游魂餒而祭以廣濟
櫓破骼露石塔埋蔽鬼有所歸乃不爲厲負郭上腴
盈千累陌耕者之獲益庾鍾秬割輸供億定著版籍
寸椽尺土皆出君身君不自有善則稱親作廟翼翼

奉其先人凡君所爲維裨風教樂善之誠孚譽學校
適貢成均興賢舉孝疆吏臚實入告 楓宸 天子
褒予爰咨部臣品爵惟五以旌好仁受 命駒抑小
臣何力臣父遺志是循是式榮及臣身荷懼弗克况
此書院租入未充臣創厥始思圖厥終積勸殫勤心
枯聽聾作法垂後可久非暫克已紆公沒齒無憾屬
纒順安始弛負擔族黨悲哀鄉鄰慟哭宜享壽考云
胡不淑死而不朽敦善之錄前岡後阿左林右泉封
之若堂宰樹鬱芊過者式焉善人之阡

論語子張學干祿鄭云干求也祿祿位也 端履 案廣

雅釋詁祿善也子張欲求善

猶今俗語要討好

故夫子告以

寡過過寡則善自在其中由此推之詩旱麓千祿豈弟言求善而得樂易也假樂千祿百福言求善而得百福也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千祿也言行德自不回邪非有意求善所謂性者也千祿與下正行對文益知非爵祿之祿祿之釋善古有是訓故廣雅列之釋詁自鄭趙諸注俱以祿爲祿位而祿善之詁遂昧王懷祖念孫錢晦之大昭作廣雅疏證俱引周禮天官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注祿之言穀也穀訓善祿亦當訓善爲釋由不得其本義故也

道光辛丑長至前後大雪盈丈爲數十年來所未有
圍爐悶坐意有所觸率成四絕錄之於後風雪連朝
睡起遲硯池冰滿罷吟詩擁爐別有懷人意說與梅
花總不知佛手垂黃滿屋香一簾深處漏斜陽始知
雪罷天容澹扶杖衝寒到畫廊畫廊面面玉山多入
夜微茫月瀉波烏鵲無聲人有影一亭咫尺隔銀河
天竹叢叢繞砌垂雖非紅豆也相思一緘要倩騎驢
客寄問袁安定有詩余所見大雪一在嘉慶丙辰一
在嘉慶庚申然彼時俱已交春
不數日融化淨盡不似今
之堆鹽庭院積月未銷也

乾隆四十七年 高宗命兵部侍郎大理寺卿陸錫

熊等編撰河源紀畧三十六卷千古異同一朝論定

惟江源未蒙勒有成書儒生無從徵信讀全謝山祖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一有江源辨一篇未知其說

確否姑錄之以備考河源遠而江源近江源之不始

於岷山猶河源之不始於積石古今所同辭也雖然

謂不始於岷山則可離岷山以求江源則不可自明

崇禎間江陰徐霞客謂河源在崑崙之北江源在崑

崙之陽常熟某氏爲作傳盛稱其言而吾鄉萬處士

季野已力辨以爲妄或曰霞客所指殆卽金沙江也

然某氏述霞客語謂江源與金沙水相竝南下環滇

池以達五嶺則似乎別有可以稱一江者今以輿地

按之殆卽鴉礮之泉霞客未知其名耳至近日李穆

堂侍郎絨則直以金沙爲江源乃祖霞客而復變之

按方輿路程圖西番之阿克達母必拉西番人云必拉者江也

南行千八百里始有金沙之名又東南九百里至雲

南之麗江府又行千四百里至四川境又行千二百

里有打沖河來會之又行千四百里至馬湖府端履今馬

案疑卽又東行二百里至敘州府與岷江會凡六千

九百餘里而岷江自羊膊嶺至此僅一千八百餘里

故侍郎謂水必以源遠者爲主而近者從而附之今

不以六千九百餘里之水爲源而反主一千八百餘里之水其勢不能以相統然無如禹貢明文確不可易如侍郎之說當自金沙入四川以後穴山通道直抵羊膊嶺而後與岷山導江合且可與河源之自崑崙而積石者相比不然姑無論岷山之不得以羊膊盡之也卽羊膊以來之水已由松而茂而敘歷一千八百餘里矣安得忽指金沙之自滇來會者以爲之源也哉且侍郎旣以金沙爲江源而又自狐疑其辭謂西番之查楚必拉亦發源於崑崙南行二千餘里納東西大水十餘名鴉礮江又南行六百里卽所謂

打沖河又八百里而會於金沙凡五千里而至敘似亦可以爲江源特以視金沙較近一千餘里故不取按此卽霞客所云與金沙並行南下者更就其遠近以爲定說夫以四瀆之在天壤且明著其文於遺經而可任吾之擇而取之乎且以洪武間宗泐之言證之其云西番抹必力赤巴山者東北爲河源西南爲江源然胡處士朏明以是山爲共龍山非崑崙若據都實昂霄所記以西番朶甘思之西爲河源雖不知其卽抹必力赤巴與否要之去崑崙尚遠斯皆前代史書與方輿圖之可考者也然則侍郎所謂高山聳

峙因據之以爲崑崙者侍郎自以意定之耳况累代之窮河源也皆以天子之力不能得其要領是故漢武張騫所定則唐人非之薛元鼎都實所定則明人疑之今欲鑿空求一江源視河源爲更遠不亦過乎陸放翁曰吾嘗登岷山求江源不可得蓋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豁牙起伏走蠻箐中皆岷山也李贊皇曰岷山連嶺西不知其極薛士隆曰今自岷洮松疊以南大山峻嶺班班可考者皆岷山之隨地立名者也括地志謂岷州溢樂縣南連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拙明墨守班志以爲必在氏道西徼之外方可

當之亦非通人之論近有引江源記者謂在臨洮郡之木塔山朏明駿之然木塔亦岷山之支峯必有水入江故云然也愚最取范石湖之說以爲大江自西戎來自岷山出舉其大畧而不必確求所證於大荒之外蓋河山兩戒南紀以岷山蟠冢負地絡之陽爲越門北紀以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陰爲胡門而河源江源並在極西以其在九州之表故禹貢畧而不書必指其地以實之恐如宋孝宗之所以誚程泰之者矣侍郎之學淹貫古今方今人物愚所首推而江源考失之好奇故不敢不辨

昆明龔檢討

綬。嘉慶辛未進士。後官湖南藩司。

館選時尚未授室也

散館後始乞假旋里完婚因繪玉堂歸娶圖徧索都門題詠予爲賦四絕云學士頭銜署玉堂八磚花影許迴翔吹簫本是神仙侶定向雲中引鳳凰鵲橋初駕渡天孫百兩如雲顧爛門攜得蘭臺修史筆淺深時樣畫眉痕金蓮撤賜有光輝爭羨儒臣異數稀寶帳春寒熏睡鴨爐香猶記惹朝衣團扇新裁五色雲合歡曲裏溯傳聞溧陽嘉話隨園續前輩風流竟屬君

溧陽史文靖公錢唐袁子才皆有玉堂歸娶圖

錢唐梁眉子

祖恩。嘉慶戊午舉人君爲文莊公會孫山舟學士姪孫

生長簪纓

怡情詩酒本不長於吏治晚年爲家境所累出宰粵
東開平鬱鬱而歿時詰嗣紹壬會試入都幕客嘉興

陸琴臺

咸高

爲之棺殮其淒涼光景蓋有不忍言者

故陸賦臺城路二闋輓之云春殘忽爾維摩擾林禽
正呼歸去逋重千鈞載無片石相對祇增愁緒刀圭
何補恨秦緩來遲玉樓先赴化鶴飛鳧送君魂返古
杭渡 甘棠歌遍嶺嶠看碑題墮淚奚減羊祜甲第
箕裘宰官衣鉢况有傳經小杜真無憾處儘撒手紅
塵游神紫府滿日淒涼彌留無半語又知君一去無
依戀淒涼殯宮誰奉下第劉蕡思親仲子可有夜來

凶夢關山阻，雍只寡鵠孤。鸞據牀啼湧，更是傷心左。
家嬌女雪衣送，萍跡飄散太促。想芙蓉幕捲，情緒
千種寄白堂，閒拈紅會散。六十二旬歡縱，余尤誼重。
感伯也當年榜花，曾共兩世科名。撫棺增一慟。

眉子與黃鐵年兒女姻親

詰嗣紹王爲鐵年之婿

鐵年司鐸吾

邑眉子時常往來，故與予交頗密。歿後詩文散佚，無
人收拾。今得其春草一律，云宵來清夢繞池塘，檢點
新痕一例芳。小雨微風皆入畫，新苔嫩柳並生香。簾
波欸欸搖流水，院落陰陰正夕陽。莫向天涯作游子，
春輝終是北堂長。又游仙二絕，云碧夜樓臺太華鐘。

真人爭把玉芙蓉乘風破曉麟洲去已過青山一萬
重百首新詩破曉寒羽衣來謁岳陽官千年重見堯
賓過不跨青牛跨彩鸞

吾邑三面瀕江全賴西江塘爲之保障而南鄉臨浦
據閩邑上游又爲諸暨江頂衝尤爲險要外爲山陰
天樂鄉地有田千餘畝居民環築一塘名石堡阪塘
包西江塘之外道光辛丑五月江水驟發石堡阪塘
圯幸鄉民救護得力西江塘得保無虞蓋石堡阪塘
向任之阪內孫姓今孫姓日就陵替無暇顧及塘工
故潰決屢見因讀先君孫思贊家傳敘述情形瞭如

指掌謹錄之於左俾後承辦江塘有所取法焉○孫思贊家傳君姓孫氏諱上驥字思贊山陰縣學生世爲臨浦鎮人鎮在山陰蕭山之間君居鎮東偏隸山陰天樂鄉有塘環之曰石堡阪其北則蕭山之西江塘屬於麻谿者也麻谿承清化諸山之水經茅山闡出新闡而注於江江者古浦陽江也麻谿以下別名西小江明孝宗時塞麻谿而古道堙廢江自諸暨南來至臨浦折而西由磧堰以合富陽江富陽江者古漸江也浙江之潮逆上會之遇盛漲不可洩則橫流泛濫而石堡阪塘當其衝蓋屢有潰決之患故君家

世能治塘乾隆中君父遇東公修麻谿閘有勞記於石君習聞緒言忼慨果毅有利於鄉無不舉行也而治塘之績尤偉嘉慶十三年大浸水由塘裏陳決口入西小江歲以不登署蕭山縣事者從政新諉堵築於胥若僕不慎寘薪而塗附之人行其上者若履巨綆蝮蝮而掉民大惴恐今兩廣總督阮公方爲巡撫聞其事損金倡修蕭山士民視力出泉計丈賦役臨浦至麻谿則以君任之君於塘裏陳斥所寘薪去塗之浮者掘得堅壤下木爲榘而甃以石中實以土其高丈有三尺於廟後塘

端履案其地有張神廟俗因呼其塘爲廟後塘據山會蕭

三縣上游最爲險要以木衛石以石闌土凡塘一千三百餘丈

築之平之墉如砥如阮公嘉之以力衛鄉閭旌其門
阮公去今協辦大學士蔣公爲巡撫檄山陰會稽兩
縣捐輸協助以續未竟之工而君任修石堡阪塘捐
不時集出已資以濟工需爲緡一千六百期歲而後
庚當是時君晝夜立塘上指畫董視風雨寒暑未嘗
倦輟役者咸勸工以堅完十年之間水洊至而塘不
壞君之力也君卒時年七十六子三柱廷例授武畧
騎尉 封君如其階度候選儒學訓導出爲君弟後
涵山陰縣學生論曰西江塘之患有三焉西興以西

至鎮水菴浙江所往來也患在潮汐之掣塘面聞家
堰西汪橋孔家埠漁浦楊家濱漸江所匯也患在汕
水之激塘根積堰臨浦麻谿浦陽江所委輸也患在
盛漲之溢塘身不知水之性塘不可得而治也石堡
阪爲西江塘之衛外塘圯則內塘隨之然以尋尺之
土受建瓴之水急者爲湍深者爲淵非下石築磯激
溜使遠塘不可得而治也予嘗爲君言之繼於力而
止今議垂定而君逝矣慮有事於塘者之以智鑿也
故附論之若君之於臨浦塘可謂盡其心而得其道
者矣

論語直哉史魚荀子不苟篇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
貧賤者則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
名於晦世者也險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
史鱣不如盜也又非十二子篇忍情性綦谿利跂苟
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然而持之有
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鱣也

端履

案莊子以史鱣之直爲欺衆盜名與孔子異義

公羊僖四年傳序績也鹽鐵論執務篇曰齊桓公以
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
繼絕信義大行著於天下邵陵之會子之爲主傳曰

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王伯申尚書謂所引傳文序績作予積字不同而說亦異蓋本於嚴氏春秋端履案漢書鄒陽傳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白虎通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疑亦皆嚴氏春秋義

漢書匡衡傳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今人則以背毛爲裘而棄其白蓋取其厚而溫也知唐時狐裘尚黃色

論語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白

虎通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
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爲
畀隱爲不可殆也

端履

案此引論語以證君不爲臣

隱之故非釋論語義也適釋文引鄭音敵又鄭曰莫
無所貪慕也

是鄭讀莫爲慕

無敵無慕與義字不協范甯適

莫猶厚薄也邢昺本其義而作疏然古無訓適爲厚
莫爲薄者竊謂此章卽孟子所云大人者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亦卽孔子所謂可與權也適莫
者執中無權故執一而不能變通適主也

伯兮誰適與從毛傳

莫定也

釋文

無主無定權也孔釋好信不好學謂父

子不知相爲隱之輩趙注言不必信爲子爲父隱是無適專屬隱不隱言漢時本有此訓適屬言一邊莫必屬行一邊矣故白虎通引以爲證

大興朱竹君編修

筠

督學福建於使院西偏爲小山

號筇僊山諸生聞之爭來人致一石刻名其上凡九府二州五十八縣咸具刻名者三百餘人因名其山上之亭曰三百三十有三亭而爲之記

仁和蔣蔣邨

炯

世居西溪之山墩地饒竹木蠶桑之

利君性敦厚真摯工詩文援例授某縣訓導擢湖北某府經歷非其志也時今大學士潘公

芝軒

督學吾

浙太息曰蔣邨吾本欲以優行升之成均何遽入宦途耶君與人交恂恂似不能言及酒酣耳熱則意氣激昂議論奇肆蓋不得志於場屋未免流露於不自知也其詩自有專集不具錄錄其文數篇 南宋中興四將論將莫患於不和軍莫患於不一軍不一則勢分而志離將不和則搆怨而召讟而又挾震主之威處忌功之朝於是人主之畏將帥也過於敵國而奸人得以陰乘其間吾讀史至南渡四將之事未嘗不掩卷三歎息也方四將勤王之始也張俊握兵最早一時有鐵山之號苗劉搆難俊提孤軍首倡大義

邀世忠於海上說光世於淮南遂定明受之變其後
僞齊內侵俊破馬進於筠州而岳飛請爲先鋒飛破
李成於襄鄧而張俊特上首功爾時四將固相倚如
左右手未嘗有一日之間也夫以並膺四鎮之重而
無一日之間此寇恂不能得之賈復而臨淮汾陽用
以復唐社稷而功絕千古者也乃何以淮陽之圍俊
疑世忠見吞而不援而與世忠隙矣光世移鎮江世
忠追襲於白鷺店而與光世隙矣淮西之役帝以轉
餉艱難爲辭俊以飛漏言而與飛隙矣始則灑涕相
召繼則操戈反攻其故何哉說者謂建炎以後用四

將者趙鼎張浚卒成中興之基紹興以後用四將者
秦檜卒敗中興之業而吾於此顧不謂然蓋檜所以
得收四將權者實由四將先投檜以間也且夫檜收
四將之權莫大乎班飛朱仙鎮之師而是時俊等猶
力矢恢復爲己任范同王次翁之計未行也使果於
使命初頒之日相與效古人杯酒釋憾執大夫出疆
之義世忠由楚州進俊由亳州進則中原可速復何
也四將合則檜勢孤也兀術旣擒鞏洛關陝之地悉
復則功孰有大於俊等者哉檜且以和議得罪而去
又豈能出死力以與俊等爲難者哉木必先腐也而

後蟲蟻得寢處而食石必非堅也而後水滴繩鋸而易斷惜乎四將以不和敗卒使檜得乘其間也雖然四將中若光世之庸懦張俊之貪暴固甘心墮檜術中而不悟而飛與世忠者非所謂深沈多智計者耶既知投檜以間何不卽用檜間四將者轉以間俊光世陰離其心使不爲檜用則吾聯絡之勢盛可徐合爲恢復之計而飛世忠不能也蓋飛世忠所首疾者和議俊光世所首附者和議也疾和議不得不與檜敵與檜敵并不得不與俊光世敵其不能不投檜以間者亦勢也况其先又隱有以中高宗之忌哉高宗

之爲人也懦而忍臨江之役帝謂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而諸將所以能立功疆外者率選丁壯子弟爲親軍軍皆有號若太尉軍張家岳家諸軍皆帝所聞之而憂其跋扈難制者也用檜者正所以制四將之術也旣任檜勢不得不罷世忠殺岳飛而後止飛之死帝主之也不然世忠亦終身不附和議至抗疏詆檜誤國徒以賣田新塗有以兔帝之忌檜雖銜之刺骨不能更陷以風波之獄此非觸檜有幸不幸實檜力有能殺不能殺也其後光世首納兵柄遂寵榮終身而後獨居樞府不踰

年復爲江邈論罷以此可見帝之所忌不在金人之
外侵而在四將之內叛矣故曰四將之敗在間而其
所以卒敗而終無成功者其故又不在間也青衣之
辱不再見於紹興之世也幸矣 禹貢北過降水至
于大陸考降水之說有二以河內之其水當之東至
魏郡之黎陽入河此鄭說也以降爲絳在安平信都
南此班氏說也正義欲回護僞孔故力主班氏以襄
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爲降水發源之地不知漢志
襄國自屬鄭國與安平之信都相去實遠不可牽合
而其地卽今邢臺縣地絕無降源其說之謬可見且

志改字從糸作絳而絳實至春秋始見界於秦晉之交與大陸一在冀一在兗地勢各異經文豈得言北過而至于大陸耶則絳與降明屬二水不得合爲一也至杜佑通典以降水爲濁漳乃觀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於漳則絳與漳當別爲一水不得卽指爲禹貢之降水明矣且使禹貢之降果同於合漳之絳則水行必西北折始合地理何以南合於白渠故瀆而與大陸背耶况夫降與漳皆禹貢大水則導河但

言北過漳水是矣何必別其文爲降耶史記河渠書禹導河至於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則降水自爲二渠之一而在大伾之北經文本上下相貫自定王五年河徙二渠皆失故道降水於是時或淪於河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二十載天子乃發卒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但二渠亦仍周之徙道非禹跡之舊也故司馬氏直以北瀆當禹河者亦非也惟屯氏河東北至漳武入海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景州滄州鹽山諸界地與

黎陽相近而居大伾之北揆之地勢爲宜此鄭氏所以指爲降水故道歟則降水雖變易世失其處要必自淇口爲北折之始而酈注亦有舊河水北入之語與鄭注相發明則或謂之共或謂之淇或謂之屯氏河皆卽以爲降水之故道可也而非得據地志絳水轉以譏鄭說之謬也明矣 浙江卽岷江非漸江考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海爲漸江水出岷山至石城分爲東流至會稽餘姚東入海爲浙江古河與江皆水名河則專指積石江則專指岷山浙偏於東而稱江者岷爲之源也說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

爲浙江曰江水指岷江也曰東至會稽爲浙江明乎
浙爲岷之末流非岷則浙莫爲江也至於漸水但言
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而已其非浙之正流不待
辨而知也然則水經曷爲言漸而不言浙蓋經之例
水有異源而合流者雖小必詳有同源而異流者雖
大必畧經之言漸志漸所出非志江所出也其稱漸
江水右正合江與漸爲一水猶之廬江水由彭蠡入
江延江水從西陽入江皆非江而稱江者與此一例
若導江自漢沔以下過牛渚石城毘陵東過餘姚入
海其水道枝指燎然言江則浙在其中不必詳志其

地以別夫浙之非漸可考而知也或又以爲漢晉以前浙何以與岷合而漸爲其支唐宋以後浙何以與岷分而漸反爲之源嘗細繹鄭氏舊文參以累朝志記而知岷浙之分由於唐之築海塘也海塘之築由於南江之水道失也譬之形體岷爲首至吳爲支股至錢塘爲尾間世未有支股不運而血氣能達於尾間者岷源旣失漸乃得挾上江諸水濤瀾激衝沙土坍漲制江力而強之東洪波巨浸半爲平壤斥鹵於是人苦鹽水不得不捍江以衛民白居易之禱神以築堤錢武肅之射潮以立幢人力日興地理日失漸

乃儼然居江上游反爲之源而後南條之水始有不
附江而入海者矣而要豈浙水之故道也哉 孟子
齊四境考聞解孟子齊之四境者曰南至穆陵北至
無棣聊攝以東姑尤以西竊以爲皆不合蓋賜履實
在境外而春秋戰國疆宇大小又不同也謹案史記
田完世家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
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
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
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然則齊之四
境東接鄒魯西鄰三晉南楚北燕其大勢也康公貸

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謂東平陸則平陸齊東境也威王起兵西擊趙魏趙人歸我長城則長城齊西境也楚威王伐齊敗之徐州徐州北燕西趙而楚寇得入則徐州齊南境也桓公午五年齊起兵襲燕國取桑邱至宣王時齊地未聞入燕則桑邱齊北境也杭俗仕女向梳高髻近則低辮蓋蘇式也時謂之背蘇州梁晉竹紹王作歌云吳鬟且莫唱越髻且莫謳四座靜無譁我歌背蘇州蘇州肌理嫩如水蘇州顏色烘如蕾相君之背亦風流時樣妝梳鬪嬌美靈蛇新式到杭州日日凝妝上翠樓明月圓時休正面嬾

雲堆處莫回頭妝臺軟掠輕流罷留與南朝周昉畫
山眉水眼且休論霧鬢雲鬟已無價吁嗟乎粉頸香
肩骨肉勻摹來背面果然真只愁一顧傾城處仍是
西湖畫裏人

予性澹於名利嘉慶甲戌館選後乞假出都已無仕
宦之志因囑畫師繪鑑湖一曲圖自題四絕以寄意
云雁南歸兮白雲飛吳會西風稻蟹肥黃葉聲多行
不得我如賀監遂初衣越鳥南枝戀若何故人定惜
唱驪歌衝寒漸恐征袍冷要趁微霜喚渡河細雨春
樓聽賣花蕭疎楊柳又啼鴉醒回半載春明夢小錄

燃脂紀歲華畫舫烏篷日往還跨湖橋外水潏潏他
年訪我山陰道只在千巖萬壑間是科吾同郡獲雋
者五人凡四人皆本籍吳梅梁傑姚梅垞汝晉馮曉江思澄暨予今
惟予及蕩園在耳披圖歎逝未免感慨係之矣

鹽鐵論執務篇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
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此統舉關雎河廣車輦三詩
義釋之端履案鹽鐵之議起漢始元中至宣帝時桓

寬推行增廣爲鹽鐵論其時毛詩未立學官所引皆

三家詩說也

案大田篇有滄萋萋與雨祁祁韓詩作與雲此水旱篇引作與雨又節南山篇

憂心如惓釋文引韓詩作炎此散不足稱引
詩正作惓皆與韓異義知所引非韓詩說

讀孟子及紂之身節疑誅紂是一事伐奄討其君驅
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是一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
象而遠之是一事以孟子文義言之飛廉卽是奄國
之君則虎豹犀象亦卽五十國之君古者多以獸命
名如朱虎熊羆之類故逸周書世俘解云武王既克
殷狩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熊羆羆麀等若干遂
征四方凡愬國九十有九馘俘若干狩禽與馘俘對
文虎犀熊羆羆麀與愬國對文明是人名而非獸呂
氏春秋仲春紀言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正

是五十國之一自史記秦本紀紀蜚廉事不言是奄

國之君

史記但言蜚廉惡來有力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並不詳所封之國惟紀蜚廉之死

與孟子異當是傳聞異辭今就孟子釋孟子可也

後儒又涉上禽獸字遂以

虎豹犀象當園囿所畜之獸若然則飛廉亦是獸名又何所分別哉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歸獸卽獻俘也王制出征執有罪以訊馘告是其義若飛廉非奄國之君則當誅紂時已就戮矣何必係驅戮於伐奄之下哉